十堰日报 SHIYAN DAILY

2023.8.31 星期四 编审≫王勇 编校≫潘雪 版式≫赵琳玉 专副刊部邮箱≫syrbfk@126.com 摄影部邮箱≫syrb110@163.com 电话≫8685149

我的学校我的歌

聂在垠

前不久，汉江师范学院公布校歌歌词征集评选结果。经过全程匿名的初选、二选和专家评审，我的应征作品《你是我心中的一条河》获得一等奖。其实能否得奖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要把对学校的深切感情表达出来。

就像同事们所说，我对这所学校确确实实有着非同一般的“透彻了解和深厚情感”。1979年9月，刚刚18岁的我扛着一口木箱、提着一卷铺盖，转两趟火车、一趟汽车，奔波近400公里，来到了当年位于郧县（现郧阳区）的郧阳师专（现汉江师范学院）。虽然校园地理位置偏僻，办学条件简陋，但出身农家的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憧憬：这里有着数量不多却足够我阅读几年的各类图书，有着待人和蔼热情的老师。怀着对学校的热爱与感恩之情，我开始了快乐的学习生活。很幸运，我1982年毕业后获得留校的机会，能够继续在母校温暖的怀抱里工作与生活。

随着岁月的流逝，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经历了从郧县到丹江口再到十堰城区的两次搬迁，而且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实力日益增强，成为在省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本科师范院校。我随着学校一同成长，先后在多个管理与教学岗位工作，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可以说，我的半生都献给了这所学校，我的事业、我的命运、我的情感早已与她交融在一起了。

我的人生经历和切身感悟，为我构思校歌歌词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我带来了创作灵感。去年下半年，学校向社会各界征集校歌歌词，经过一个月的深入思考和反复修改，我创作的校歌歌词终于形成了：

你是我心中的一条河，
源远流长碧波相连。
依偎秦巴山峦，
穿越明清云烟。
滋润万物育栋梁，
绵延百年师魂传。
啊，
爱洒讲台播种春天，
教泽流芳桃李争妍。
汉江师院，
人才的摇篮。
我是你波上的一只船，
逐梦远航高挂云帆。
沐浴和畅惠风，
饱览春光无限。
徜徉书林伴星月，
遨游学海羡浩瀚。
啊，
旭日初升韶华绚烂，
锐意进取高歌向前。
汉江师院，
我们的家园。

校歌是一所学校特有的声音形象，应与校名、校徽、校史、学校精神等密切联系，相得益彰。汉江师范学院以“汉江”命名，并且办学历史悠久，校徽图案又是“汉江帆影”，因此，歌词把学校比喻为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把学生比喻为在河上扬帆远航的船只，以“河”与“船”为中心意象展开构思。同时，青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校歌的主要传唱者，整首歌词侧重从学生的角度抒发情感，契合学生的心理感受和年龄特点。第一段歌词，体现了学校的地域环境、发展历史、办学特色与重大贡献，抒发了学生对学校的崇敬、热爱之情。学校地处秦巴山区，文脉发端于明代的郧山书院，前身为清代的郧阳府师范学堂。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扎根山区，形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学校精神，培养了10万多名毕业生，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这首篇幅并不算长的校歌歌词，是用我1979年至今四十多年的人生履历熔铸而成，更是从我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一首悠扬赞歌。

直把他乡作故乡

胡文慎

前些日子，母亲因身体不适住了院，我和父亲在医院照顾母亲，相处的时间比平时更多了一些，陆续和父亲聊了几次，让我对父亲又多了一些了解、添了几分崇敬。

父亲原是湖北荆州人，1960年，他从江汉师范学院毕业时，省教育厅向毕业生们发出倡议，动员大家积极报名支援文化落后地区。父亲凭着一腔热血积极递交志愿书，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十堰市竹溪县，被分配在原竹溪县第五中学——汇湾双竹园中学教书。父亲说，初到山区时，他面临吃住行三大难关：学校周围全是大山，对他这个平原地区出生的人来说第一大难关就是行路难；吃的是玉米磨成的面，也让他很不适应；晚上睡觉，卧室像个仓库，只在顶上开有一扇一尺见方的小窗，十几个男教师睡在木板铺成的通铺上，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是没过多久，父亲就锻炼出来了，和其他年轻教师一起为学校砍柴火、挑黑炭，肩挑重担走山路也不在话下。

山里的学生穷，好多孩子读着读着就辍学了，父亲为了让学生上学，经常翻山越岭到学生家里走访，学生家散布在大山中，有的在山脚，有的在山腰，有的在山顶，一天多则走访七八家，少则走访两三家，经常累得大汗淋漓。一次走访途中遇上山洪暴发，齐腰深的水让他这个旱鸭子手脚发颤，如果不是抱住了一棵树，险些就被洪水冲走，但他从此落下了严重静脉曲张的毛病，常感胀痛，前些年因疼痛难忍做了手术。

有个姓余的学生勤奋好学，成绩优秀，但家里特别贫困，住的是土墙茅草屋，盖的是缝缝补补的破被子，冬天上学也打赤脚，穿一条打着补丁明显不合身的单裤子。父母体弱多病，母亲手有残疾不太麻利，家里四五个孩子，唯有他读上了初中，常常因为家庭困难而误课，多次向父亲流露出辍学的念头。父亲为此走访了一次又一次，跟他父母谈，跟生产队长谈，请他们务必支持、培养这个孩子读完初中。毕业后，以他的成绩有希望保送上师范，这样可以帮助他的家庭，也可以帮助到这个文化落后的乡村。父亲只要到他家去走访，总要想方设法帮衬几块钱，还节衣缩食给这个学生买了棉鞋和裤子。父亲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那双渴望读书的眼睛。在父亲的持续帮助下，这个学生最终如愿以偿地被保送上了师范。

父亲任教期间，在学校率先使用普通话教学，受到校长和学生的推崇。他在上师专时接触过作曲，有时会把一些授课内容编成曲子，增加教学趣味性。他声音洪亮，很有辨识度，朗读课文的时候抑扬顿挫，带入感极强，随着文章内容忽而笑容可掬，忽而怒目圆睁，忽而怆然涕下，读到精彩处，他会双眼微闭，状如微醺，让学生大呼过瘾。父亲倡导语文教学改革，上课时不像别的老师一样先念、再讲、再问、再答，而是先推选一个学生把课文朗读一遍，又讲解一遍，再由别的学生提出质疑，最后由他进行纠正、补充和总结。这些在他的得意门生作家野莽的小说《我的三位中学老师》里面都有极为生动的刻画。

父亲当年远离家乡到竹溪工作直到退休，有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他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那是1964年12月下旬，正带领两个初三毕业班学生期末复习的父亲突然接到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正在他准备请假回去时，又一封加急电报 传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校领导劝他说，人已经不在了，等你车船劳顿回到家，也见不到最后一面了（那个年代交通不便，父亲从他工作的学校辗转回到老家大概需要五天时间）。就这样，父亲把自己存的一点钱加上学校的借款电汇回家，带着对母亲逝世的极度痛苦和深深歉意，投入了两个毕业班学生紧张的复习中。我奶奶早年守寡，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儿一女，临终却没有见到她日夜牵挂的远在大山里工作的儿子……这些是我在父亲写的回忆录里才知道的细节，以前只是隐约知道一点，每每想起都让我唏嘘不已。

异地从教数十载，直把他乡作故乡。父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竹溪这个大山区一直工作到退休，为乡村教育默默耕耘了一辈子，跨越山河，奔赴热爱，他把他的心献给了学生，献给了乡村教育。2016年教师节，国家教育部为他颁发了“乡村学校从教30年”荣誉证书，父亲非常珍惜，摆放在卧室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经常捧在手里反复摩挲……扎根乡村，三尺讲台，两袖清风，很多人可能难以忍受这种清贫，但父亲初心不改，乐在其中。也许有人觉得他有些书呆子气，或者更有人认为他有些傻，但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呆得可爱，傻得可敬。箪食瓢饮亦富足，此心安处是吾乡。

汉江绿谷 天男 摄

紫薇岛 贝拉 摄

故乡秋晨

尚宏厅

故乡的秋晨景色迷人，犹如婀娜多姿的美人款款而来。

我早早起床，走出老屋，去领略秋晨美景，此时的我怦然心动，心驰神往。

夜幕渐渐退去，雾霭笼罩山峦。眨眼工夫，东边的天际呈现出一抹黄红色。少顷，由黄红色变成紫红色扩散开来。蔚蓝的天空，极严肃地等待着东方的红晕，柔和而美丽的霞光欲冲出晨雾的包围。忽然间，山巅露出太阳的笑脸，圆圆的、红红的，揭开了秋晨神秘的面纱。

初醒的野菊花，顶着朝露光彩夺目。一丛丛，一簇簇，闪着金黄点缀山野。灵巧的小松鼠，松枝间打闹嬉戏。娇艳的红叶繁星点点挤眉弄眼。阵阵秋风轻轻地吹拂，成块的稻田金浪翻滚，累累硕果。

轻盈的小燕子，黑压压一串串并排站在高压线上，像一个个小小的音符，尽情地呼吸着原野里浓郁的芳香。一群黑嘴雀“啾啾”地叫着，拍打着娇嫩的翅膀，从田边飞向天空，偶尔在空中翻几个滚儿，倏地一下蹿进碧野，悄无踪影。

迎着朝霞环视，故乡的小盆地群山环绕紫气氤氲，宛若海市蜃楼飘飘渺渺。西边的横岭山气势磅礴，东边的马鞍山起伏连绵，南边的南山雄浑高阔，北边的佛山直冲云霄。清澈的棒槌河绕过村头流入汉江，农户的红砖瓦屋升起袅袅炊烟。

曾经，农民从黄土里，挖出古代宫殿残砖断瓦，故乡在历史长河中曾有过辉煌？老家门前的村庄、树林、田野，和那久负盛名的东伍子胥堰，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伍老将军屯兵郧阳修堰灌溉已越千年。

山脚下的马路上，车声隆隆，薄雾轻尘。

田里的稻子笑了，坡上的高粱红了，园里的苹果熟了，橘子黄了，葡萄紫了……秋天的果实金灿灿、沉甸甸，农人喜上眉梢。几声鸡鸣狗吠，人影绰绰。勤奋的老乡忙碌了起来，收稻，摘橘，刨藕，捕鱼，

犁田耙地，吆喝声响起。人挑车载，共享秋收带来的喜悦。

阡陌小径上，走着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孩子们调皮的嬉闹声、欢笑声，为山村的早晨增添了一片新的生机。

一幅天然的秋晨风景画呈现在眼前！

一封家书

王超亿

汪姐：

展信舒颜，见字如晤。别人总称呼母亲、妈妈，我仿佛觉得这样喊你更加亲近一些。

你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跟别人妈妈好像不太一样，不会耳提面命每天唠叨、不会卖弄自己长辈头衔，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抱怨，更不会干涉孩子的发展。从小到大，我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看想看的书，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但是为什么上班之后就变了呢？

十年前，背起行囊，一个人从小县城去武汉念书。走时，你总问：需不需要送，需不需要帮忙，我笑着拒绝。一个人坐车，一个人背行李，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实习，四年大学，我学了很多，甚至一度萌生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

不论孩子走得再远，和父母之前总有一根无形的脐带相连。后来我去了苏州，爱上江南水乡的那种温婉秀丽、水汽氤氲。为了考研去那个城市，整整一年没有回去。别人都问我，究竟想不想家。是啊，哪有人不会想家。我想您，每次在街上、在商场，看到和你相似的背影，总忍不住想上去喊妈妈。路途虽远，心却是近的。

后来，考研失利，万念俱灰，回家考了编制。你很高兴，自己的孩子又回到了身边。县城很美也很好，走路就能到家，最多骑个小电动车，下班约三五好友吃饭、聊天，这样的日子过得也很美。生活无忧，心中却焦虑。

工作一年、两年、三年，转眼过了25岁，你开始不淡定了，嘴上说不急，也开始学着催婚，老盼着让我带个男孩子回去看看。生活很美好，恋爱也是，涉及到婚姻，却有点惶恐。怕什么呢？怕以后会变成别人口中为了孩子、亲戚焦头烂额，为了老公、家庭，为了碎银几两而焦虑不安。

于是，我们距离越来越近，心却越来越远。我们开始不停地争吵、不停地发生矛盾。

后来，还是结婚了。婚礼不是很盛大，但也热闹。度蜜月也没有像儿时幻想那样，到国外体验异域风情。理想和现实总是差距甚远，罗曼蒂克终究不是生活。

汪曾祺的小说里有一句，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慢慢地开始接受现在的生活。

出游的日子，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了街上打闹的情侣，看到了另一个城市也在为生活打拼的上班族。好像过日子就是这样，热闹且平淡。

学生时代总喜欢些风花雪月的事，羡慕别人的幸福爱情。羡慕在女寝楼下被铺一地玫瑰花瓣的表白盛况，羡慕毕业前一晚无人机送钻戒的求婚现场，羡慕会站在挖掘机上为心爱的女孩子摘枇杷的有趣男孩。后来的事情，就是父母口中的那样，按传统习俗，订婚、结婚，接受众人祝福。生活平实地像去菜市场买了一篮子瓜果蔬菜，在自家厨房吃饱喝足的惬意。

20多岁的姑娘身份转变成了他家夫人、媳妇儿，未来会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算了，管它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就这么去吧。认真活着，就挺好。

婚前是你的女儿，婚后希望也是，希望有更多家人。愿以后生活能如你期待，也愿如我期待。

女儿
2023年8月

诗意大西沟

谭运兰

参天古树爬苔藓，
盈野青禾漾碧川。
哪管严霜风挟雨，
巍然挺立赏纷繁。
花染清风山重翠，
细浪飞波树荡岚。
瀑布飞流高低挂，
游人无数笑颜谈。

车过秦岭

魏荣冰

对于秦岭，想象并不可靠
峰峦折断了翅膀，头戴星月
一个人匍匐在山脚，头垂得很低
漫川古镇拖曳一袭青衫
时间潜入袖中，风吹尘起
唯有流水，收养迷路的月光
福银高速如一段黑色野葛藤
长时间陷入大地内部，偶见山色
云雾深锁，遮住彼此的面庞
汽车时速攀升到一百码，尾气
被后车的光柱驱散，穿过蓝田
窗外漫山红叶，为你带来长安

故乡装在行囊里

聂厅

河水向东流，我也向东流
日子越走越轻，行囊越背越重
故乡的村舍、田垄、山水、小径
乳名，以及母亲的炊烟……
不知不觉中都装了进去
故乡从未离开
村口的小石桥，桥头的老银杏
它们都把根深深地扎进
那片叫做永丰村的黄土里
黄土地养育粗糙的童年和玩伴
背篓里装着书本和星空
石桥河的水滋养着叛逆的少年，也滋养
血管里流淌的方言
夜深人静时，它们又一件件打开
或者，直接闯进梦里
一颗飘荡的心被岁月渐渐烧制成瓷器
到如今，只能容下
几句方言